獨異志卷上

唐　李冗　前明州刺史賜紫金魚袋李冗纂

伊尹無父生於空桑中禹妻化爲石後剖腹而生啓老君耳長七尺在母腹中八十一年剖左脇而生及生鬢髮皓白徐偃王無骨而有聖德劉邕好食人瘡痂文王四乳皐陶鳥喙堯眉八彩湯臂四肘禹耳三漏離婁察見秋毫於十里之外衛臣弘演開已腹納懿公之肝周穆貴爲天子車轍馬迹遍於天下凡遊行一億一萬里

海若居海島每至八月卽有流槎過如是累年不失
期其人齎糧乘槎而往及至一處見有人飲牛於
河又見織女問其處飲牛之父曰可歸問蜀嚴君
平當知之其人歸詣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
星犯斗牛計時卽汝也其人乃知隨流槎至天津
娥皇女英從舜巡狩行及湘川聞舜崩於蒼梧泣下
淚灑湘川之竹皆成斑文
公孫呂面長三尺濶三寸爲衛國賢臣
東漢趙伯翁嘗晝寢羣孫戲其腹上內七李於臍中
李至爛流汁出其家謂其將死後李核出而無患
劉曜字永明鬚百莖皆長五尺
漢中山靖王勝有男女一百人其後子孫流衍於今
問之皆劉裔
後周獨孤信三女爲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
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
漢昌邑王賀卽位二十七日積惡凡一千四百二十
七條爲霍光所廢
項羽每叱咤萬人手足皆廢

晉宣王司馬懿自顧見背

隋有麥鐵杖一夕行一千百里夕發洛陽往宋州爲

盜及明却返宋人因見其所盜之物者執麥告之

爲吏所刼乃承愆

淮南程幹本富人三年間爲水火焚蕩俱盡妻茅氏

連八年孿生十六子相持行乞於市

梁武帝貴爲天子三捨身爲同泰寺奴

唐郭子儀授中書令考二十四考月入俸錢二萬貫

官供二千人熟食馬料五百石

郭太后貴極綿聯八朝帝王代宗外孫德宗外甥順

宗新婦憲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

祖母

李廣利拔佩刀刺山石泉湧

東漢孟業身重千觔帝疑其自重乃以大秤懸棟

間業啓曰陛下秤上秤臣請秤之雖肉重千觔而

智無一兩

于寶母盧妒當葬父時潛推一婢於墓中十餘年後母

亡與父合葬開墓婢伏於棺上久而乃生問之如

平昔之時指使無異

唐初僧玄奘至西域取經入維摩詰方丈室及歸將書年月於壁染翰欲書約行數千百步終不及墻

唐柳子昇妻鄭氏無疾而終臨卒時告子昇曰不離君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爲親已而子昇年近七十再娶於崔氏或多省前生之事後產一男而卒

前梁張軌時爲抱罕令嚴根妾產同夕產一女一龍一鶩

賈弼之夜夢一人面貌極醜謂弼之曰思以易之可乎夢中微有所諾及覺臨鏡大驚一如夢中見者左右家人見之皆奔走其所異者兩手各執一筆書之於紙俱有理例徐詰之親戚然後乃信

魏建淩雲閣既成匠人誤釘其額文帝乃令車繩引上帝誕題三字而下頃刻之間頭鬚皓白

晉趙末年八歲一夕異長身長八尺髭鬚滿頷三日而死

唐惠卿荆州庭中有橘樹其末有一實甚大獨異之由是會賓客摘而將食乃剖之有一赤蛇蟠於其

中矣

德宗朝有戴竿三原婦人王大娘首戴十八人而行

韶陽有一人牧牛一日牛舐其臂而色皎白此人樂之即袒其體令牛遍舐皆白其人數日間暴卒其家恨殺此牛召村社同食之凡食者數十人一夕同卒

羿燒仙藥藥成其妻姮娥竊而食之遂奔入月中

山海經有大耳國其人寢常以一耳爲席一耳爲衾

賈耽爲滑州節度酸棗縣有僅婦事姑不敬姑年甚老無雙目旦食婦以食裹納犬糞授姑姑食之覺有異氣其子出遠還姑問其子此何物向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電發若有人截婦首以犬續之耽令牽行於境內以告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婦

天后朝工人安金藏保中宗不反乃自持刀開腹明之五臟墜地后遣醫工復內入腹以桑皮細針縫合經年復生玄宗即位追封代國公

有娥簡狄氏吞鳥卵而生后稷

東漢陸續歲饑太守施貧者食既畢問之凡賜六百人言其姓名無一參差

吳王闔閭死埋劒客三千以爲殉葬

漢武鈎弋夫人姓趙氏手本拳帝納後以手伸之遂展

王獻之常爲寫祭晉元帝廟祝文版墨入木深八分

王戎眼日睛不眩

廉頗食盡米一斗肉一觔

陶侃有相者視其手紋文上指謂曰篆文到指上爲三公貴不可說侃以鍼刺之通指因血出灑墻爲公字

唐大曆中河南尹相里造刑洛陽尉苗登有尾長二尺餘

神異經有李子昂長七寸日行千里一旦被海鵠所吞居鵠腹中三年不死

殷紂爲糟丘酒池廣可以泛舟

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聞棄我

也徙於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或言歲星精多能無不該博

蜀先主劉備自見其耳

鄒衍吹律能變寒谷生禾黍

京房吹律易姓本李氏因吹律知名乃改京耳後棄市

牛哀病三月化而爲虎遂食其虎復化爲人當其爲虎時不知其爲人及其爲人又不知其爲虎

申包胥哭於秦廷七日七夜不食乞兵救楚秦感之乃假兵救之

後周有一人姓陳氏二十而娶妻妻亦齊年至四十兒女又各生孫孫復生子子復生孫相承百年內其子孫盈數百人老少悉爲煬帝征遼所殺

東漢靈帝時有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

靈帝時洛陽女子生時兩頭四臂

魏文帝嘗著典論云天下無切玉刀火浣布俄而外國進此二物文帝遂毀典論

古有女木蘭者代其父從征身備戎裝凡十三年同

穴之卒不知其是女兒

蜀人楊行廉精巧嘗刻木爲僧於益州市引手乞錢錢滿五十於手則自傾寫下瓶口言布施字

漢有黃安不知何許人常坐一龜長日光龜每二千年一出頭安坐來見龜五出頭矣

符堅三年鳳凰集於東閣堅欲救國中時無有知者忽有一童兒緋帕幕首走於市曰官家有赦堅復驗詰言赦書日有一蒼蠅立於筆端久而飛去化爲童子以告市人也

禹治水渡游江風濤甚有二花蛇龍負舟而過左右恐懼惟禹安然無畏

王濬伐吳於蜀江造戰艦長二百四十步上起走馬樓舟船之盛自古莫比

唐貞元中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臂而墮足自脛而脫善擊毬樗蒲戲又善劒舞數丹丸挾二妻生子數人至元和末猶在長安戲場中日集數千人觀之

敦煌實錄云王樊卒有盜開冢見王樊與人樗蒲以

此下有田子方出見老馬一條

酒賜盜惶怖飲之見有人牽銅馬出冢者夜有神至城門自言是王樊使令有人發冢以酒墨其唇但至可以驗而擒之盜既入城城門者乃縛詰之如神言

唐李祐爲淮西將元和十二年送款歸國裴公破吳元濟入其城漢軍有剝婦人衣至裸體者祐有新婦姜氏懷姙五月矣爲亂卒所刼以刀劃其腹姜氏氣絶踣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襦裹之婦一夕復蘇傳以神藥而平滿十月而產一男朝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曰行修年三十餘爲南海節度罷歸卒於道

韓晉公滉鎮浙西威令大行時秦少游爲淮南節度理民有寃不得伸者往詣晉公必據而平之浙右進錢船渡江爲驚濤所溺篙工募人漉出不得衆以錢塡其數滉自至津部視之乃責江神因指其錢曰此錢乾非水中得之者問吏吏具實對復投水詞詬責俄然二緡浮出波上遂以取之

括下當是潛字

玄宗打羯鼓天寶初春景甚煦而卉物未拆乃命鼓

座於殿階擊之滿樹花發帝謂左右曰一曲未終而花爛然得不以我爲聖耶

劉伶好酒常袒露不挂絲人見而責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褌袴君等無事何得入我褌袴中其人笑而退

唐開元五年春司天密奏云玄象有謫見其災甚重玄宗大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八人同日寃死今新進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內一人李蒙者貴主家壻上不得已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壻可閉留其家士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十艘進士畢集蒙聞之乃踰垣走赴羣衆愜望方登舟移就池中暴風忽起晝舸半沈聲伎持篙檝者不知紀極三十八人無一生者

唐劉闢初登第詣卜者葫蘆生筮得一卦以定官祿葫蘆生雙瞽卦成謂闢曰自此二十年祿在西南不得善終闢留束素與之其後脫褐從韋令公於西川官至御史大夫爲行軍司馬既二十年韋病

堯使闢入奏請益東川詔未允闢乃微服單騎復詣葫蘆生筮之揲蓍成卦謂闢曰吾二十年前常與一人曾卜得無妄之隨今復得此卦非曩昔賢乎闢即依阿唯諾葫蘆生曰若審其人禍將至矣闢不甚信乃歸蜀果叛憲宗皇帝擒之戮於藁街

唐賀知章會稽求真人進士擢第太常少卿秘書監爲太子諸王侍讀性落托放縱逸思過人年八十餘因醉賦詩問左右曰紙多少對曰有十幅乃書告老乞歸鄉里皇帝及皇太子諸王皆賦送行詩賜越中剡田以給之

孔子行過少陵原聞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焉何哭之悲也婦人曰向者刈薪而遺簪孔子復問曰刈薪遺簪乃常也而哭悲者何也荅曰非惜一簪所以悲不忘故也

唐天后朝處士孫思邈居於嵩山修道時大旱有敕選洛陽德行僧徒數千百人於天宮寺講人王經以祈雨澤有二人在衆中鬚眉皓白講僧曇林遣人謂二老人曰罷後可過一院既至問其所來二

老人曰某依洛二水龍也聞至言當得改化林曰講經祈雨二聖知之乎荅曰安得不知然雨者須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也林曰爲之奈何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聞天因而滂沱某可力爲之林乃入啓則天發使嵩陽召思邈內殿飛章其夕天雨大降思邈亦不自明退詣講席語林曰吾修心五十年不爲天知何也因請問二老二老荅曰非利濟生人豈得昇仙於是思邈歸蜀青城山撰千金方三十卷既成而白日冲天

晉尚書令卞壼死蘇峻之難葬在上元縣後盜發其墓見壼鬢髮蒼白面色如生兩手皆拳甲穿於手背安帝賜錢十萬令改葬焉

摯虞要注云漢武帝時有彭權爲侍中帝問髦頭義權荅曰秦時有奇恠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畏髦頭帝乃令虎賁之士戴之以衛左右

河東裴章者其父冑曾鎮荆州門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爲曇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過於其父章翁冠父爲娶李氏女乃三十年餘章從

職太原棄其妻於洛中過門不入別有所挈李氏自感其薄命常褐衣髽髻讀佛書蔬食又十年嚴經自荆州移鎮太原曇照隨之章因曇照敘舊照驚噫久之謂之曰貧道五十年前常謂郎君必貴今削盡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啓之照曰夫人生寃訴上帝以罪處君後旬日爲其下以刀劃腹於浴斛五臟墮地遂死

唐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長史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長嘆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嘆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即時還京太宗苦病痢疾衆醫不效即下詔問殿廷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寶藏曾困此疾即具疏（答詔）以乳煎蓽茇方（有效）進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作問左右曰吾前服乳煎蓽茇有效復令進之一啜又平復上問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

治得宰相不妨授三品我天子也豈不及汝邪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立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

陶弘景隱居茅山梁武帝每有大事飛詔與之參訣時人謂隱居爲山中宰相也

梁張僧繇舍畫爲吳興太守武帝每思諸王在外藩者即令僧繇乘傳往寫其貌如對其面嘗於江陵天皇寺畫佛并仲尼及十哲帝曰釋門之內畫此何也對曰異日頗之至後周焚滅佛教以此殿有儒聖獨不焚之又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荅曰點則飛去無人以爲虛誕固請點之頃刻雷霆二龍乘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畫之通神若此

晉何曾家法修整年五十以上每見妻必正衣冠飯坐同面妻坐同此 上酒酬酢一歲不至再三年八十而終焉

唐貞元初河南少尹李則卒未殮有一朱衣人投刺申弔自稱蘇郎中既入哀慟尤甚俄頃亡者遂起與之相搏家人子弟驚走出堂二人閉門毆擊抵

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見二屍並卧一牀長短形狀
姿貌鬢髯衣服一無差異於是聚族不能定識遂
同棺葬之
漢武陳皇后本其姑公主摽女也色衰棄後宮乃以
黃金五百觔贈司馬相如令作賦賦成帝見之再
得寵幸
侯景常有一瘤如小龜每戰勝龜則起及其敗死之
日瘤入一寸
東漢耿秉鎮撫西邊單于匈奴多懷其恩聞秉卒有
務面流血哀痛者舉國發喪
唐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遊鄜時過中部縣縣寮有
讌吏擒一囚至其罪不甚重官寮願縱之雲醉因
勸加於刑責於是杖之二十累月雲出塞行及蘆
子關道逢一人邀之言欵日暮延雲下道過其居
去路數里於是命酒偶酌既而問之曰君省相識
否雲曰未嘗此行實昧平昔乃曰前月中部值君
遭罹橫罪與君素無讐隙爲君所勸因被重刑雲
遽起謝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豈虞於此獲雪小

耻乃命左右拽入一室室有大坑深三丈餘中唯貯酒糟數十斛剥去其衣推雲於中饑食其糟渴飲其汁旦夕昏昏幾一月乃傳出之使人感頷挼肢體手指肩髀皆改於舊提出風中倏然凝定立於聲韻亦改以爲賤隷弟爲御史出按靈州獄雲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告於觀察使李銛由是發卒討尋盡得姦人而覆滅其黨臨刑亦無隱匿云前後變改人者數代矣

鄭覃歷官三十任未嘗出都門便登相位以至於終

唐蕭瑀嘗因内讌上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等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瑀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朝皇后弟尚書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唐貞觀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遭黜瓊甚憤惋乃齎百千詣茆山道士葉靈中求章奏以問吉凶靈中年九十強爲奏之其章隨香煙飛去縹緲不見食頃後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斷一歲瓊無疾暴卒

唐初有僧玄奘往西域取經一去十七年始去之日於齊州靈巖寺院有松一本立於庭奘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歸即此枝東向使吾門人弟子知之及去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向指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還歸得佛經六百部至今衆謂之摩頂松

東晉大將軍趙固所乘馬暴卒將軍悲惋客至吏不敢通郭璞造門語曰余能活此馬將軍遽召見璞令三十人悉持長竿東行三十里遇丘陵社林即散擊俄頃擒一獸如猿持歸至馬前獸以鼻吸馬馬起躍如今以獼猴置馬廐此其義也

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於是使人以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崇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既天大雨

漢霍光立宣帝帝謁太廟爲初獻帝行而光在後帝恐懼如負荊棘

後漢賈琮爲冀州刺史傳車垂赤帷裳琮升車蹇幃

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垂帷裳以自掩塞乎百姓聞之振悚耳目

吳隱之爲廣州舊有貪泉人飲之則貪黷隱之酌而飲之兼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又居母喪過禮家貧無以候宵分常有雙鶴至夜半驚唳隱之起哭不失其時

伍員吹簫行乞食於市

庖丁善解牛投刀皆虛丁曰臣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全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及今十九年而刃無肯綮若初發硎游刃必有餘地也

郢人以堊漫其鼻薄如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盡去其堊而不傷鼻

唐高宗嘗苦頭風而目閉心亂乃召醫工工曰當於眉間刺血即差天后怒曰天子頭是汝出血處命撲之帝曰若因血獲差幸也遂針之血出濺黼衣眼遂明而悉復平天后自抱繒帛以贈醫工

阮籍放曠有丘家女極有容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遂往哭之盡哀而返

唐太宗皇帝虬鬚可以挂弓

唐韓幹畫馬閒居之際忽有一人玄冠朱衣而至幹問曰何緣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畫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數日因出有人揖而謝曰蒙君惠駿足免爲山水跋涉之苦亦有以酬効明日有人送素縑百疋不知其來幹收而用之

謝靈運臨刑翦其鬚施廣州佛寺鬚長三尺今存焉

博物志曰太公爲灌壇令文王夢一人哭於當道問其故乃曰吾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吾行必以暴風雨灌壇當吾道不敢以疾風暴雨也夢覺召太公三日果疾風暴雨過境

晉桓豁鎮荆州有一參軍五月五日採鴝鵒剪其舌令學人語經年遂能言後因大會豁出之令遍學座客話有一人患齆鼻鴝乃遽飛入甕中諦與患者無異舉席皆笑

玄宗朝宰相盧懷慎無疾暴終夫人崔氏止兒女不令號哭曰公命未終我得知之語曰公清儉而廉絜蹇進而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燕公同

時爲相張納貨山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啓陳公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鼓橐爲說鑄橫財我無一焉惡可匹哉言訖復絕

唐裴晉公度寢疾未樂里暮春之月忽遇遊南園令家僕僮舁至藥欄語曰我不見此花而死可悲也悵然而返明早報茲丹一叢先發公視之三日乃薨

晉孟嘉少知名庾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甚遠亮謂江州刺史曰聞有孟嘉其人何在守曰在坐君自認之俄然指曰彼君少異於衆非嘉乎曰然亮大笑喜得嘉

王敦爲駙馬如厠左右侍者甚衆敦乃脫衣裸體而登厠無愧色有一侍女曰此人必能作賊其後果爲亂也

宋武帝未殺殷仲文之時仲文每照鏡常不見其首後數月果爲武帝所殺

漢宣帝時有人於疏屬山石蓋下得二人俱被桎梏

將至長安乃變爲石宣帝集羣臣問之無一知者
劉向對曰此是黃帝時寘窳國負貳之臣犯罪大
逆黃帝不忍誅流之疏屬山若有明君當得出外
帝不信謂其妖言收向繫獄其子歆自出應募以
救其父曰須七歲女子以乳之即復變帝使女子
乳於是復爲人便能言語應對如劉向之言帝大
悅拜向大中大夫歆爲宗正卿詔曰何以知之歆
曰出山海經

漢東方朔歲星精也自入仕漢武帝天上歲星不見
至其死後星乃出

東漢王霸舍撫士卒每有人死者脫衣殮之

劉琨字越石嘗爲胡騎所圍救兵不至城中窘迫無
計琨乃登樓清嘯賊聞之凄然日中又奏胡笳賊
皆流涕懷土至晚復吹之賊捨圍而去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子韋曰禍當君可移於相公
曰相所理國家不可也可移於百姓公曰百姓國
之本不可也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本不可也子
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於是熒惑退三

舍

唐貞元中李師古暇日常讌其從事適有日者預坐師古遣遍視幕客皇甫弼賈直言之徒凡十輩荅曰十日之內俱有重禍又指一從事王生者曰此先忌馬厄時有從事姓魏者師古之妻黨移第鑿池積土其傍上搆高亭極爲弘敞既成即迎入舍樂之飲酣亭忽摧榱以其下十二弱不勝其任坐客皆折手足不至於死王生因爲角馬木長釘橫貫其脛腦立死

楚昭王與吳戰敗走四十步忽遺其履取之左右曰楚國雖貧而無一履哉王曰吾悲與其俱出而不得與其俱返於是國無相棄者

隋楊素家富侈之極家僮數千人後庭曳羅綺之女亦數千都會之處邸店碾磑不知紀極性貪營利心無厭足時議鄙之

李善本李元家蒼頭也建武中元家遭疾癘子孫盡死唯一子續生數旬羣奴欲殺之分其財善竊之將入瑕丘山中至七歲出理於官鍾離意爲令殺

羣奴表善之忠孝善後拜郡守

魏太祖軍中糧乏令主倉吏用小斗後軍衆有言太祖歸罪主吏謂曰借汝死令壓衆謗詞遂息焉

秦惠王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於後曰此天牛能糞金以遺王王以爲然即發五丁力士拖成道秦使張儀隨其後開蜀

漢于公門壞大治之教曰稍高其門可容車馬我治獄多陰德後世必昌子定國果爲丞相

殷仲堪節儉爲荆州刺史每食餅落席自拾食之

伊尹耻其君不及堯舜若撻之於市

禹傷其父功不成乃南迹衡山斬馬以祭之仰天而嘯忽夢神人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書者齋焉禹遂齋三日乃降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

孫堅字文臺戰而馬墮軍吏失之所愛駿馬入營蹄地悲鳴人異之逐馬往得堅於草中

王粲嘗謁蔡邕倒屣迎之滿座皆驚曰王孫久有異才吾家書籍悉以贈之

越王勾踐爲吳所敗於會稽將以勉勵於衆嘗施一
器懸膽於門出入嘗之令士卒不忘其苦
隋賀若弼父敦臨死之日令弼吐其舌以錐刺之流
血及地戒曰吾以舌敗汝可戒言及死弼亦以言
議傷煬帝爲煬帝所殺
宋劉裕貧賤時嘗蓋布被用牛尾作蠅拂子及登極
亦不棄之勑其女彭城公主謹收藏以遺子孫
梁武帝酷好佛法然性多含恕勑天下貢獻綾羅錦
綺不令織鳥獸之形恐裁剪之時有傷生物之意
也
薛大鼎爲滄州刺史引海水利魚鹽邑人歌之時瀛
州刺史賈敦順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
稱爲鐺脚刺史
楚王鑄作三劒晉鄭求之不得兵圍楚三年不解楚
王登城引太阿麾之晉軍血流鄭卒奔走
晉謝玄字幼度有才業甚爲從父安所重少好佩紫
羅香囊安鄙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得焚之
漢武帝自回中郡繞一山曲見一物盤地狀若牛推

之不去擊之不散問左右無能知者東方朔進曰
請以酒一斛澆之帝命酒澆之立散復問朔曰此
必秦之故獄積其怨氣所致酒能消愁耳帝撫朔
曰人之多知有如此者

宋明帝借張南蕊三百年勑云期畢便申（蕊起年中安昌年年吳起吮其父頭父不旋踵死今吮其子幸不知死所也）
漢光武愛惜士卒每欲發一兵頭鬚悉白

東方朔伏日對武帝拔劒割肉帝令自責曰拔劒割
肉一何勇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歸遺細君一何
仁也帝曰令卿自責反自譽也蒙賜酒一斛肉一
百觔令遺細君

秦穆公亡善馬岐山野人共得而食之吏欲法之公
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馬肉不飲酒傷人皆
賜酒沃之後與晉戰而三百人爭死以報恩

衛玠爲性通恕常自戒曰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
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無怨怒

漢陰丈人抱甕入井負水灌園有人教其爲桔槔用
力寡而利用多丈人曰吾寧自倦敗不可以機爲
用有傷真性

秦始皇欲觀日乃造石橋海岸驅使鬼運始皇曰欲見君形可乎海神遂出謂始皇左右曰我形甚醜勿畫我形其下有巧者暗以脚畫地圖之神怒海岸遂崩始皇脫走僅免死左右皆陷沒焉

歷陽縣有一媼常爲善忽有少年過門求食待之甚恭臨去謂媼曰時往縣見門闌有血即可登山避難自是媼日往之門吏問其狀媼荅以少年所教吏即戲以雞血塗門闌明日媼見有血乃携雞籠走山上其夕縣陷爲湖今和州歷陽湖是也

傅奕常不信佛法高祖時有西國胡僧能口吐火以威脅衆奕對高祖曰此胡法不足信若火能燒臣即爲聖者高祖試之立胡僧於殿西奕於殿東乃令胡僧作法於是跳躍禁呪火出僧口直觸奕奕端笏曰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正由是火返焰燒僧立死

晉孝武欲爲晉陵公主求壻問王珣曰得及劉真長王子敬便足珣曰謝琨不及劉真長不減王子敬帝然之未幾帝崩後司空袁崧欲以女妻謝琨珣

曰卿勿近禁臠元帝初渡江國內常乏朝士每烹猪以項肉一觔尤脆美進充御食時人以此爲禁臠

唐大曆中萬年尉侯彝者好俠尚義常匿國賊御史推鞫理窮終不言賊所往御史曰賊在汝右膝蓋丁彝遂揭堦磚自擊其膝蓋翻示御史曰賊安在即以鏃貯烈火置其腹上煙火燧物左右皆不忍視彝叫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聞代宗即召對何爲隱賊自貽其苦若是彝答曰賊實臣藏之已然諾其人終死不可得遂以賊故貶爲瑞州高安尉

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爲猿鶴君子爲鶴小人爲猿

陳勝以丹帛書陳勝王字置魚腹中令賣有市得者烹食之見而怪之遂立勝爲王

劉備嘗乘愛馬號的盧居樊城劉表欲因會殺之備走陷檀溪乃語的盧曰今日之意得不努力乎馬一躍三丈遂脫難

任公子爲釣用十五犗蹲於會稽期年無所得一旦

獲大魚自荆江東皆厭腥臊